

FUDAN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I

复旦哲学评论

◎ 第一辑

◎ 上海辞书出版社



FUDAN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1

复旦哲学评论

第一辑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旦哲学评论. 第1辑/郭晓东主编.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3. 12
ISBN 7-5326-1467-0

I. 复... II. 郭... III. 哲学—文集 IV. B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1818 号

责任编辑 赵荔红

封面设计 槐树设计室

复旦哲学评论(第一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7.5 插页 1 字数 260 000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100

ISBN 7-5326-1467-0/B·44

定价: 35.00 元

学 术 顾 问 (按姓氏笔划排名)

王雷泉 冯 平 孙承叔 刘放桐

吴晓明 余源培 张庆熊 张汝伦

陈学明 俞吾金 黄颂杰

本辑执行主编 王金林 郭晓东

编 前 语

近 10 年来,国内出现了不少学术丛刊。有的上承古贤坠绪,有的旁通西学新说。与 20 世纪 80 年代的诸多出版物相比,这些学术丛刊颇多自矜家法、各守门派,学者们不再满足于对整全问题的宏大议论,而代之以关于片段、局部的详细研究。作为一个象征,曾经显赫一时的学科之王——哲学,逐渐被诸社会科学夺去了领地乃至尊严。然而事有轻重缓急,学有本末源流。天下之事,论其重要,不过政纲教纽;天下之学,究其本源,无非义理名相。学问不立则事功难成,义理不兴则政教失序。无论学问事功,推究其本源,总揽其全局,当在哲学。无论汉唐罗马,一个伟大时代的兴起,都有伟大的哲学为其精神准备。因念及此,爰有创办哲学评论之举。

中华民族哲学思想的第一高峰当在春秋战国时期,此时学不出于王官,而诸子竞起、百家争鸣,在这个意义上恐怕不能说什么周文疲敝。同样,当今各地学刊的兴起无疑也是中国文化的盛事。而江左之地,唐宋以来,天下学衡文宗,泰半归之。当此天时地势,这样一部学术丛刊的出现,应该是适宜的吧。

子曰:文不在兹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目 录

论文

莫立分析理性传统——论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内在联系

..... 姚介厚 (1)

“是”与语言:理解海德格尔

..... 王 路 (28)

卡尔·施密特

..... 张汝伦 (47)

儒教文化中“夫妇轴家庭观”与“君臣轴家庭观”的对比

..... 林安梧 (76)

本相与角色的存在论区分——普遍伦理学的起点

..... 黄裕生 (88)

记忆与历史思维

..... 陈 新 (126)

艺术,在失去身份之后——从确定性的丧失到历史川流之中的星座

..... 孙 斌 (138)

有关宋明儒三系说问题的再反思——兼论张载在北宋儒学

发展过程中的意义

..... 刘述先 (171)

工夫与效验——从程明道论“识仁”看朱子对《大学》的阐释

..... 曾 亦 (181)

论二程工夫论之差异及其传承与流变

..... 郭晓东 (208)

译文

《现象学基本问题》导言

..... 海德格尔著 丁耘译 (226)

《古希腊国家》序言

..... 尼采著 蒋如俊译 魏育青校 (248)

书评

奇哉！辜鸿铭——读《中国人的精神》有感

..... 张祥龙 (258)

访谈

恩斯特·布洛赫访谈

..... 访谈者：米歇尔·勒威 张双利译 (261)

编后记 (272)

稿例 (274)

稿约 (275)

莫立分析理性传统

——论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内在联系

姚介厚

创建系统的逻辑理论,是亚里士多德建立自己的哲学与科学体系的首要环节,也是他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他的逻辑学说在西方两千多年的思想长河中流传不衰,虽然时有修正与增补,但其基本理论颠扑不破,总不丧失其正确性、有效性,至今仍构成形式逻辑的主干内容,并且成为向现代逻辑发展的“起跳板”。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是规范正确思维形式和构建知识体系的正确方法的学问,形成于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走向成熟之际。它是希腊古典时期哲学自觉反思人的理性思维而结出的硕果,标志希腊科学理性精神的升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他的形而上学(第一哲学)水乳交融、互相渗透,有紧密的内在联系。亚里士多德奠定了形式逻辑的基础,但他的逻辑理论的本来面貌,又不同于后来迭经演变的逻辑学(中世纪传统逻辑、近代逻辑等),而是适应他建立自己的新哲学的需要,以这种新哲学为基础而建立的。他建立多层面的逻辑理论和他的哲学创新表现为一个互动互渗的演进发展的过程,有紧密的内在思想联系。从中可见,他创建逻辑学说有深刻的哲学基础,有丰富的逻辑哲学的内涵;他的逻辑思想也渗透在他的形而上学思想中,使他的第一哲学充满了逻辑分析精神,莫立了西方哲学的分析理性传统。他本人没用逻辑学这个词,而是用“分析学”指称他建立的这门思维科学。^①耶格尔(W. Jäger)的《亚里士多德:发展史纲要》用

① 他批评一些人未曾研究逻辑公理就企图讨论真理及相关词项,表明他们“缺乏分析学的学养”,见《形而上学》1005b2,可见他本人是用“分析学”这个名词称呼逻辑学的。公元前3世纪斯多亚学派创始人芝诺已说“逻辑”包括辩证术(dialectica)和修辞学;公元前1世纪罗马的西塞罗最早用“逻辑”一词表述推理学说;公元2世纪逍遥学派注释家阿佛罗狄西亚的亚历山大在注释《论题篇》(74·29)中,最早在学科意义上使用“逻辑”一词,指出“逻辑学在哲学中占有一种工具的地位”。参见格思里:《希腊哲学史》第6卷,剑桥,1983年,第135—136页。中世纪学者有时用(转下页)

发生学的方法论述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的发生和演进,但没有论述他的逻辑思想的发展变化,是为一大不足。现代有些西方专家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等前期著作,往往就逻辑论逻辑,有将他的哲学与逻辑两者割裂之偏颇。

亚里士多德为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写过许多逻辑著述,第欧根尼·拉尔修和其他人所保存的他的著作目录中,同逻辑学相关的著述达 39 种之多。^②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与前期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工具论》六篇、《形而上学》的写于早期的几卷和《修辞学》等著作中。它们大都是他在吕克昂讲学时期的研究成果。现存《工具论》六篇,相传由公元 1 世纪的安德罗尼柯编纂而成。他用《工具论》的总题名,不只是指三段论格式之类的思维形式结构,而是作为论证工具,有更为开阔的求知方法与科学方法论的意义。《工具论》当初编定时依次为《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题篇》及其附录《辩谬篇》。现代学者经考证认为,这些著作虽然都是吕克昂时期的作品,但是明显并非按照一个事先已统一拟订的计划,同时写成的。^③如《论题篇》与《辩谬篇》应是紧接《范畴篇》写于较早时期的作品,是亚里士多

(接上页)“逻辑”、有时用“辩证术”表述作为“七艺”(教会学院的必修课)之一的这门学科。到欧洲近代,才通用“逻辑”一词表述这门思维学科。如 17 世纪法国波尔-罗亚尔修道院修士 A. 阿尔诺和 P. 尼柯尔合著的广有影响的教科书《逻辑或思维的艺术》(又称《波尔-罗亚尔逻辑》)。中国近代学者严复在译著《穆勒名学》中,首先使用了“逻辑”这个译词。

- ② 参见巴恩斯(J. Barnes)主编、英译:《亚里士多德全集》第 2 卷,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5 年,附录“亚里士多德著作目录”。其中许多篇目属于逻辑的专题性研究,涉及定义、种与属、特性、对立、关系、命题、划分、论题、诡辩术、演绎推理、论证、科学方法、修辞术,等等。这些著述,在吕克昂学园中,或者是用于他在上午同弟子们漫步时作内部的深入研讨(acromatic),或是用于他在下午、傍晚作公开讲演(exoteric)。可惜这些作品大多已经佚失。
- ③ 索尔门斯(Solmens)在《亚里士多德逻辑和修辞学的发展》(1929 年,德文)中,将他的老师耶格尔的发生学方法用于研究这些逻辑著作,主张从其思想发展角度来考察其写作年代先后的顺序;罗斯则认为这样考察会有任意性,他主张从语文学(术语使用状况)来考察它们的写作先后的顺序。现代逻辑学家如鲍亨斯基、卢卡西维茨,还主张根据取得的逻辑成就和逻辑思想水平的高低,来划分它们写作时期的先后;但是他们提出的有些标准,如形式化程度、模态逻辑思想的出现等,未必切合实际。参见王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第 6—8 页。我们认为:综合一些考证和现已一般公认的见解,可以确认这些论著写成的的大体的前后顺序,运用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可从中既考察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与逻辑思想的进展,又根据各篇的中心内容,研究他的多层面的逻辑理论。

德建立逻辑学说和前期哲学的一个重要环节,近 20 多年来,西方学者重视重新发掘它们的意义与价值。《修辞学》同《形而上学》中第二、五、十一、十二卷,是和《工具论》大体同时的前期作品,也都体现他的逻辑思想,并可从中看出逻辑学正是他从柏拉图哲学中脱胎而出,形成自己的前期哲学思想的“起跳板”。《工具论》和其他著作因罗马战乱频繁,经历了坎坷的命运。古代最早有公元 2 世纪逍遥学派哲学家阿佛罗狄西亚的亚历山大著《亚里士多德的前分析篇注释》,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的学生波菲利(Porphyry,约生活于公元 232—306 年)为了答复罗马元老院议员克利塞里乌斯来信请教《范畴篇》的一些问题,写了《引论》。公元 6 世纪初的学者、政治家波埃修(Boethius,公元 480—524 年)^④将《范畴篇》、《解释篇》译成拉丁文,并写有译注,后来又翻译《论题篇》、《辩谬篇》及《前分析篇》,这些译本和波菲利的《引论》是最先传入中世纪的西欧,成为基本逻辑教材,对中世纪传统逻辑的研究深有影响。他们关于一般与个别关系问题的注解,引起中世纪唯名论和唯实论的大论战。

现代西方学者研究《形而上学》早期诸卷的很多,但很少涉及逻辑。而他们研究《工具论》,或是专重于论述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思想,尤其是三段论学说;或是古典文献释义性研究,如罗斯(W. D. Ross)著《亚里士多德的分析篇》,释义较为精细;或是根据现代逻辑观点,回溯研究其推理系统,如卢卡西维茨(Lukasiewicz)著《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德国学者帕兹希的《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理论》(戈丁根,1963 年),麦考尔的《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和《亚里士多德的模态三段论》。历来甚少从逻辑与哲学相贯通的角度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及其他有关著述。20 世纪 50 年代后因西方希腊哲学研究中分析学派崛起,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哲学紧密关联作深入研究,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如欧文(G. E. L. Owen)的论文集《逻辑、科学和辩证法》和巴恩斯等主编《亚里士多德研究论文集》第一卷,利尔(Jonathan Lear)著《亚里士多德和逻辑理论》,莱思齐(Leszi)著《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形而上学》,还有威尔(E. Weil)的《逻辑在亚里士多德思想中的地位》

④ 曾任西罗马帝国的宫廷顾问、执政官,后以通敌罪被处死。他被称为“最后一位罗马哲学家和第一位经院哲学家”。

等一些较有研究深度的论文。分析学派在突破、反对耶格尔的发生学方法中自树一帜,但历史文化的解释不免薄弱,我们在理解与研究中应吸取、综合两家之长处。

逻辑学这门思维科学的诞生,并不是无源之水,只靠亚里士多德睿智迸发,一蹴而成。它是在希腊古典文明科学文化全盛之时已有长期科学与逻辑思想积累,适应科学与哲学向系统化发展需要才产生的,特别是和亚里士多德在批判地总结早先希腊哲学中开创自己的新哲学密切相关的。亚里士多德凭借他的逻辑与哲学范畴,将当时各领域的知识系统化,完成一个相当严整的知识体系,缔造了壮伟的知识大厦。他建立的逻辑学在其中起着重要的建构性作用,使他得以奠定西方哲学的分析理性传统。

一、范畴论:新哲学纲领和创立逻辑学的哲学根据

分析理性实质上是一种哲学与逻辑的意义分析,它贯穿在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中。在《工具论》的开首之作《范畴篇》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奠立分析理性的新哲学纲领,也提供了创立逻辑学的哲学根据。它和《形而上学》中早期几卷的思想是一致的。

《范畴篇》论述关于存在(或译“是”)的一些主要范畴,也是关于词项的分类研究,它既是哲学范畴的研究,也是逻辑上的语词意义分析。前九章论述本体“主范畴”与9个“次范畴”(数量、关系、性质、位置、时间、状况、属有、动作、承受),后六章论述5个“后范畴”(对立、在先、同时、运动、所有)。有的学者觉得《范畴篇》是当初被安德罗尼柯误编在《工具论》中的,因为它的内容“是形而上学的,而不是逻辑学的”。^⑤确实,它在词项意义剖析中论述关于存在的一系列哲学范畴,同《形而上学》中早先写作的几卷相应,表现了他的前期哲学思想。但是,他并没有将存在和思维的规定性截然割裂与对立,存在(“是”)的规定性中包含着思维的规定性,他的存在论、本体论则是他的逻辑思想产生和进展的哲学根据,逻辑哲学是《工具论》中的应有之义,把握哲学范畴是理解他建立逻辑理论的首要环节;逻辑分析则是他形成自

^⑤ 威廉·涅尔、玛莎·涅尔:《逻辑学的发展》,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33—34页。

己的形而上学思想的重要工具与内在动因。欧文、莱思齐等人都指出,以往有些研究脱离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与哲学方法论来研究他的形而上学及其同柏拉图主义的关系,因而造成不少误解。《范畴篇》论述的范畴,既是对存在高度概括的分类与意义分析,也澄清了正确思维必须掌握的普遍性语词的涵义。他的新哲学富有逻辑分析特色,他的逻辑学说渗透新的哲学意义。

“范畴”一词在希腊文中兼有指称、表述和分类的意思。亚里士多德认为语言表述事物,名实相应。哲学范畴既是最具普遍性的语词,也是作为哲学研究对象的存在本身的分类和意义概括。亚里士多德从学柏拉图 20 年,柏拉图后期“通种说”中已有探讨的范畴建构对他有启发,但他主要依凭理性分析和经验事实来建立自己的范畴系列。《范畴篇》精炼地论述了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关于存在的哲学范畴表。它通过分析名实关系、主谓词及其对象的关系,确立范畴分类的标准;论述了本体的中心主范畴、属性方面的次范畴和后范畴。他通过普遍性词项的意义分析,落实对存在事物的意义分析,开始形成自己的本体论思想,也为他建立逻辑学说提供了哲学根据。陈康精辟地指出,他的逻辑“是一种本体论的逻辑”。^⑥

亚里士多德提出范畴分类的两条原则。第一条就是逻辑上的原则:是否表述一个主体(主词的对象)。他建立的是主谓逻辑。一个词项能否与如何作为谓词来表述主词,其间的逻辑关系体现了此词项的意义以及它所表述的对象是何种存在。第二条是存在论的原则:是否“存在于主体之中”。其确切含义不是指部分存在于整体中那样,而是指“离开了主体它便不能存在”。(1a23—24)陈康指其含义实为是否“依存于”主体,很是精当。^⑦ 这两条原则实质上是对十范畴作了双重区分。第一重是本体论意义的区分:根据是独立主体还是依存于一个主体,对本体范畴和其他 9 个属性范畴作了两分。第二重是依据个别和一般的关系作逻辑上的区分,就本体或其他范畴而言,个体词项不能用作谓词表述一般事物或其他个体事物,一般则可表述个别。

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分类原则突出了本体是存在的中心,是其他范畴事

⑥ 汪子嵩、王太庆编:《陈康:论希腊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年,第 284 页。

⑦ 《陈康:论希腊哲学》,第 250 页。

物依存的基体,而本体最终表现为现实存在的个体事物。这是他的前期形而上学的基本特色。他说:“本体,就最严格、最首要和极大多数情况的意义而言,是不表述一个主体,也不依存一个主体,如个别的人、个别的马”,(2a13—15)这是指第一本体,它是其他一切事物的主体。第二本体实为第一本体的属或种,是一类个体事物的共同性质,它不能表述属性范畴,却可表述第一本体。这里的存在论意义和逻辑意义也是明确的。据此,亚里士多德进而揭明了本体的基本特性:本体最终都表示某一“这个”(tode ti),它“不可分割,数目单一”,这种个体性是“无可争辩的真理”。(3b10)第二本体则是概括了一类个体的共性,作为“这个”的本体整合、固定了诸多依存于它的本质属性,成为统一体。陈康指出,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着重的是个体性”,“将个体性作为衡量本体性的尺度,用来决定本体范畴的等级”,“将个体的第一本体看作万有的中心”,因而是提出了“一种个体主义学说”。^⑧

亚里士多德论述第一本体和第二本体的关系,也是从哲学与逻辑的双重意义阐发的:第一,个体性是判断本体性程度的标准。第一本体是支撑、维系其他一切包括第二本体和属性的基本载体:“如果不存在可用‘动物’表述的个体的人,那么就不存在可用‘动物’表述的一般的人”。(2a35)从逻辑关系的意义说,离个体事物越近的属,本体性越强,离个体事物越远、越抽象的种,本体性越弱。因此,“属比种更能被称为第二本体,因为它更接近第一本体”,“属支撑着种”,“属比种更是本体”。(2b8—20)第二,从认识的序列而言,本体先于认识,对第一本体的感知先于对第二本体的知识。在《后分析篇》中,他坚持知识起源于感知与经验。但他的前期本体论和知识论似乎有个矛盾。他突出可感觉的第一本体,在《后分析篇》中又主张“知识是对普遍的认识”,(87b38),在《形而上学》中则说“个别的可感觉本体是既没有定义,也没有证明的”。(1039b27—29)如格思里所指出的:“似乎要说明实在是个体,同时却不能有关于个体的知识”,而逻辑学是研究推理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属、种而非个体为基本要素。^⑨ 其实,这个矛盾在他的前期哲学思想

⑧ 《陈康:论希腊哲学》,第256、288页。

⑨ 格思里:《希腊哲学史》第6卷,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44、146页。

中并不成立,因为他主张第二本体寓于第一本体,普遍性的知识中包含着对个体事物的本性的认知。但他后来愈益专注、重视对普遍性知识的逻辑分析,这也是导致他后来愈益强调“形式”作为属、种是本体的首要构成要素的知识论根源之一。

亚里士多德论述次范畴和后范畴,是在确立本体为存在中心的基点上,进而探讨本体的属性、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与运动变化,这也是他的前期存在论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他形成与发展逻辑理论的重要环节。如他分析“数量”范畴的哲学意义:他将连续与间断的数量规定,理解为事物本体在空间与时间中存在方式的尺度,初步表述了他的时空观;数量是存在事物的一个基本属性,也是他建立逻辑学说的一个基本规定,因为他对词项、命题、推理等思维形式的逻辑分析,都涉及思维形式的量化和数量规定。“关系”范畴是事物在普遍联系中所表现的相互关联的属性,亚里士多德肯定事物之间关系的普遍性与多样性,这自然会促使他在研究人的思维时,致力于探究词项之间、命题之间和推理之间的逻辑关系的普遍性与多样性;而他说的关系终究只是本体的一种属性,关系是作为表述本体的属性谓词出现在逻辑学中的,这决定了他建立的逻辑学是主谓逻辑而不是关系逻辑。^⑩ 再如,亚里士多德论“后范畴”中,讨论“对立”范畴最为详致。早期希腊的自然哲学都直观到自然事物向对立方面变化的现象,认为对立是本原。亚里士多德也主张事物的变化是变成相反的东西,但他认为任何事物自身当其存在时有质的确定性,对立双方自身在质上同一,不能相互包含或渗透,因此,必须有第三者即变化的基体作为变化的基础,这就是本体,所以变化的本原有三个,即本体和对立双方。^⑪ 就事物的运动变化而言,本体也是存在的中心,除本体自身的生灭外,本体运动变化中表现出对立事物的更迭与联接,也表现为确定的逻辑关系,具有特定的哲学与逻辑意义。他的逻辑理论中也大量

^⑩ 现代意义的关系逻辑,是19世纪英国学者摩根(Augustus Morgan, 1806—1871年)在其所著《论三段论IV和关系逻辑》中创立的,而后,皮尔士和罗素予以重大发展。但《工具论》中也已有某些关系逻辑的思想萌芽,考察了二元以上的谓词关系,这方面内容以往研究较少,国内张家龙先生著文研究,指出它“对哲学与逻辑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参见张家龙:“亚里士多德关系理论探究”,载于《哲学研究》1996年第1期。

^⑪ 参见《物理学》190a15—35, 190b30—35。

使用了“对立”范畴。《范畴篇》分析了四种意义的对立。(1)有相互关联的两个事物的对立(相关的对立),如两倍与一半,知识与知识对象,它们也是属于关系范畴的对立;(2)两个相反者的对立(相反的对立),如白与黑、好与坏,是本体的相反属性;(3)具有和缺乏的对立,如盲与明(视力),是指相同事物拥有或失去该事物在本性上应当有的属性或能力;(4)肯定命题和否定命题的对立(肯定和否定的对立),是人认识事物的逻辑意义的对立。亚里士多德在论述这些对立中,也作了许多逻辑意义的分析。

亚里士多德认为“存在”的公理和逻辑的公理是一致的。形式逻辑有三条公理:其一是同一律,即 A 是 A;其二是不矛盾律,即 A 不能是 A 又是非 A;其三是排中律,即 A 不能既不是 A 又不是非 A。这三条公理是一切逻辑推理和证明的前提,其中同一律又是最基本的前提,它们自身是不能再由逻辑证明,而是自明的。人的正确思维必须遵守这三条逻辑公理,至今不能推翻。《工具论》的全部逻辑理论,实质上是以这三条逻辑公理作为初始前提,建构成公理化的推理系统。但在他的《工具论》六篇著作中,并没有对它们专门论述,而在《形而上学》第四卷中专门将它们当作“作为存在的存在”的学问的公理来讨论。他认为第一哲学是一门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全体”的普遍学科,存在的公理即逻辑公理的本原,也属于这门学问,是哲学家的分内之事,因为这类公理“显然存在于一切作为‘存在’的东西之中”。(1005a18—30)因此亚里士多德说:“应由哲学家,即研究所有本体的自然本性的人,来考察逻辑推理的本原”,(1005b5—10)即研究作为推理的基本初始前提的逻辑公理及其根据。显然在他看来,这类公理是人们在探求真理中的思想的基本规定,逻辑公理本源于“存在”的某种自明的普遍本性。他明确指出:“存在”的最确实的一种普遍本性就是:“同一东西不能在同一方面既属于又不属于同一事物(所有可能的其他限制都应加上,以防止逻辑上的困难)”(1005b20)。也就是说,“事物不可能同时既存在又不存在”(1006a5),这就是同一律。与此相应,逻辑公理的基本意义是:“很明显同一个人不可能相信同一东西同时既是又不是。”(1005b30)上述存在与逻辑的最根本的公理,“它本性上就是一切其他公理的本原”。(1005b34)他表述这一公理,并不是否定“存在”的多种意义和运动变化,所以他强调指出这是限制于“同一东西”、“在同一方面”、“同一时间”(这种限制要尽所有可能,如

“同一条件”、“同一地点”以防止出现逻辑错误)有是或不是的确定意义,从而使这个东西有质的确定性。这并不悖于辩证法思想,并不等同于黑格尔批判的近代意义的形而上学。将形式逻辑看作这种形而上学,将它同辩证法对立起来,这并不符合亚里士多德确立逻辑公理及其哲学根据的历史事实。亚里士多德当时强调存在和思想的确定性公理,批判主张既存在(是)又不存在(是)的观点,主要是针对两种相对主义:一是克拉底鲁曲解赫拉克利特哲学的相对主义,二是智者派的感觉相对主义。他建立的逻辑公理同他主张存在因有对立而运动变化的思想并不相悖,前者恰恰是人正确地思想以获得对于变化事物的真实意见和知识的逻辑前提和基本保证。他没有将所谓主观逻辑和客观逻辑混为一谈,而是力图阐明两者内在一致的联系。

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运用意义分析方法来建构范畴系列,从中也可看出:逻辑分析是他形成与演进形而上学思想的重要工具与内在动因之一,他的存在论、本体论则是他的逻辑思想产生与进展的哲学根据。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主义有根本革新,创立崭新的范畴系列,就是得力于他面对现实存在,采用了崭新的意义分析方法。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也曾运用分析语词意义的方法,但有自发性,局限于对语词或范畴作单一意义的抽象分析。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一卷中批评柏拉图学说时指出这种缺陷:“忽略了智慧在于寻求日常所见事物的原因”,“不对多种意义进行区别,就不可能找到存在的元素”,不对“存在”的多义性作具体分析,就不能正确地建立与理解哲学范畴(992a25、992b20);他并指责柏拉图学园派将善曲解为单义性的、可分离存在的“理念”,说那只是“不能为人所实行”的无用范畴。(1096a24—30,1096b30—35)他莫立西方分析理性传统,其实质就是对存在事物和知识的多样性意义,作出科学的逻辑分析。《范畴篇》就是对存在的主范畴、次范畴与后范畴作出细致的多义性分析,从而构成一个层次与脉络分明、有多重内涵的意义网络;并可据以构建各种逻辑范畴,分析各类词项与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

亚里士多德建构存在与逻辑的范畴,主要运用了三种多义性分析方法。第一种方法:区别中心意义(focal meaning)和从属意义。中心意义表示事物的本性或基质,是一类事物必然具有的普遍本性,或者是其首要、根本的意义,是范畴的多样意义的核心内容;从属意义则是事物的本性派生的特性或

偶性,或类比性的意义。这种意义分析,使亚里士多德在研究中得以分析存在事物的本性和非本性方面,从而把握范畴的不同层次的意义。第二种方法:区别同名异义(homonymy)和同名同义(synonymy)。他的这一方法并不是辨析同义词和异义词,而是着眼于剖析存在诸范畴有不同的意义系列,同一范畴系列有同名同义性,分属不同范畴系列的事物即使同名,也有异性。这使分属于不同范畴的存在事物,在意义、辖域上都得到明确定位,不致发生存在论意义和逻辑意义的混乱与错误;同时,使属于同一范畴系列的事物,能被理清其普遍的本质意义和种、属、个体的逻辑序列。“存在”的诸范畴就形成一种泾渭分明、错综有序的意义网络关系。这种方法,对亚里士多德在《论题篇》中根据哲学范畴与逻辑范畴的意义分析建立一种独特的语义分析逻辑,在《解释篇》和《前分析篇》中基于语义分析建立形式化的命题和推理学说,都是相当重要的。第三种方法:区别自然意义和逻辑意义。自然意义是指存在事物自身固有或偶生的意义;逻辑意义是指范畴、种、属等用以表达词项、构成命题、推理、证明与反驳等逻辑思维活动所具有的意义。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和《形而上学》第五卷的哲学名词释义中,常是揭明各种范畴的自然意义和逻辑意义,两者是有内在关联的。这表明,他构建的一些范畴往往兼有存在论、本体论范畴和逻辑范畴的双重意义。意义分析也是现代西方分析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亚里士多德在建构范畴中已展示了多种周密的意义分析方法,标示希腊分析理性的成熟。尽管当代一些分析哲学家对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和本质主义,持同情或批判态度的皆有,但亚里士多德的意义分析方法已引起不少分析哲学家重视研究。

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论是新哲学纲领,它高度概括与把握存在的中心基体和诸方面属性,在哲学思想史上是一大变革,其科学性、深刻性超越希腊以往哲学的本原论,对观察和认知事物有重大科学价值。本体中心、属性依存的范畴论模式,为以后许多哲学学说所沿用,对后世西方哲学深有影响。它展示了存在事物丰富多样、普遍联系、运动变化而又有确定性与秩序的世界图景,表现了他的本体论的逻辑的特色。他强调知识与命题的真假值取决于其对象事物是否存在,分析了词项与命题的逻辑关系终究本原于存在事物的特性、联系与变化。这种逻辑思想的本体论哲学根据,后来在他建构逻辑学说中进一步展开,得以建立既有语义分析、又有形式化结构的逻辑理论。